

由「現代」觀想「故鄉」 ——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

張文薰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故鄉描寫」從來為檢析日治時期日文小說家張文環作品之際，論者之關注重心。然而張文環筆下之鄉間山村，並非全然如遠離喧囂塵世之烏托邦，更非盡為作家本身故鄉之重現。本稿以日治時期日文作家張文環之連載小說〈山茶花〉為觀察焦點，試圖在主角等於作者張文環、作品等於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因應時局之精神史的既定觀點外另闢蹊徑，就〈山茶花〉本身的敘述方式、人物性格、情節、結構等看似最為原始之元素分析，還原〈山茶花〉作為文學作品閱讀的可能。並與同時代之評論交參對照，論述〈山茶花〉中所呈現之張文環素材優先、結構鬆散之寫作手法，所可能產生的閱讀效應與因之而生的破綻。

關鍵字：張文環、〈山茶花〉、《台灣新民報》、《台灣藝術》、
藤野雄士

由「現代」觀想「故鄉」 ——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

一、前言

在為日治時期重要作家張文環（1909-1978）尋求文學史定位之際，「故鄉描寫」或「以台灣農村醇美風俗對日帝統治進行無言的指控」常成為論者視線之聚焦點。其成因或為其作品中對農村風景之描寫細緻動人，且多有如阿里山鐵路、竹林產業等指向張文環故鄉嘉義梅山之處；或許更因於面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作品時，研究者慣以「寫實主義」檢證作品內容對當時台灣社會的映照度之多寡，以作為評定作品價值高下的原則。¹然而正如垂水千惠在呂赫若〈牛車〉研究中，考證呂赫若筆下因現代交通工具普及而喪失謀生能力之農民慘況，事實上可以因作品內部時間與現實發展的落差，而展現使〈牛車〉成為對農村遭逢現代化打擊時之寓言的可能性所示——以文學作品與作家生平交互參照、與同時間社會狀況互為對應的研究方法之重要性固然無庸置疑，但文學作品應非僅具反映「同步」現實鏡子的意義，其內部所開展的世界亦值得一窺堂奧。²

在張文環作品中，〈辣韭罐〉³的山麓村莊、〈部落的慘劇〉⁴中位居偏遠山後的寒涼部落、〈夜猿〉⁵山中的竹紙工廠……小說的舞台雖具相當近似度，皆指向一個位居山區與平地間的村落；但作者張文環於作品中直接點出作品背景地名為「梅仔坑」者，僅見於戰後長篇《滾地郎》。⁶另一方面，若縱

1 如葉石濤在〈台灣文學史綱序〉中所言：「台灣作家共同背負了台灣民眾苦難的十字架，跟台灣民眾打成一片，為反日抵抗的歷史留下嚴肅的證言。」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年初版，本稿所使用者為2003年再版之版本），頁1。

2 垂水千惠，《呂赫若研究》（東京：風間書房，2002），頁57。

3 原作：〈辣韭の壺〉，《台灣藝術》2號，1940.04。

4 原作：〈部落の慘劇〉，《台灣時報》260號，1941.09。

5 原作：〈夜猿〉，《台灣文學》2卷1號（台灣：啟文社），1942.02。

6 原作：《地に這うもの》（東京：現代文化社，1975）。

觀張文環作品，將發現其中關於台灣農村的描寫更非全為讚美與肯定。處女作〈落蕾〉中主角義山所見的是「身上抹布般滿是補丁的衣服為汗水浸濕」的農民，在「一成不變的單調的鄉下風景中」，踩著「沈重」而「悲慘」的步伐，「空虛的」汗水彷彿與生命一同蒸發。而農民的形像為「從早到晚都像牛一樣忙碌工作。他們的臉上、赤裸的胸膛上流淌著大量汗水。過一天算一天……對現實沒有絲毫希望」。⁷〈落蕾〉中燠熱而停滯的台灣農村，對於追求學問與進步的知識青年而言，是毫無留戀必須遠離之處。而對於赴東京留學之〈父親的要求〉主角陳有義而言，「單調而無聊」⁸的故鄉甚至有害健康。另一方面，張文環作品中更存在著自以上所列舉之〈落蕾〉與〈父親的要求〉為始，〈山茶花〉、〈地方生活〉、〈泥土的香味〉等一系列以非農村平民百姓，而是具有高度教育背景的知識青年為主角的作品。鄉村故里與知識份子的處境皆為張文環文學中之重要構成要素；本稿將自兼涵此二成分的長篇〈山茶花〉入手，檢析其中故鄉描寫之內實與知識份子形象構成，探索張文環作品中的文學世界。

與〈重荷〉、〈闖雞〉等早有中文翻譯之張文環作品相比，關於〈山茶花〉之前行研究數量實不在多。以〈山茶花〉為關懷主軸的研究中，食野充宏〈張文環作品論《山茶花》的構造〉⁹為最早注意到其文本內部問題的一篇；食野論文考察〈山茶花〉中出現事項、人物關係與性格皆有可觀之處，本稿對賢苦於現代與傳統的分裂觀點即從其中脫胎而來。柳書琴〈從部落到都會：進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從〈山茶花〉論張文環故鄉書寫的脈絡〉¹⁰詳述〈山茶花〉發表對張文環作家生涯以及1940年代台灣文壇的意義，論述其文學世界中所架構的地理空間，以及「故鄉書寫」對張文環以及同時代進退失據之知識份子的意義。陳淑容〈開眼看世界——張文環《山茶花》的認同之旅〉¹¹

7 《フォルモサ》創刊號（東京：台灣藝術研究會），1933.06。原文日文。為求行文一致，本稿中引用日文部分皆為筆者自行中譯。

8 原作：〈父の要求〉，《台灣文藝》2卷10號（台灣文藝聯盟），1935.09。

9 食野充宏，《張文環作品論「山茶花」の構造》（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中文研究室學士論文，2000.03）

10 《台灣文學學報》3期，2002.12。

11 陳淑容於「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第3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宣讀論文（蔣經

則在解析發表媒體等〈山茶花〉外部問題之外，注意到主角賢的旅行、移動所可能象徵的意義。本稿受前行研究啟發甚多，但更欲在主角賢等於作者張文環、〈山茶花〉是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因應時局之精神史的既定觀點外另闢蹊徑，試圖就〈山茶花〉本身的敘述方式、情節、結構等看似最為原始之元素分析，還原〈山茶花〉作為文學作品閱讀的可能。

於1940年1月23日至5月14日於《台灣新民報》連載111回之〈山茶花〉，為日治時期張文環唯一的長篇小說。描寫RK庄出身之少年賢，由RK庄公學校到R市中學、台北高校、赴東京留學之過程中，其本身及周邊人物之際遇與變化。

近秋時節，聽從山上來的親戚說，那邊已經開始流行雞瘟。擔心蔓延至此的母親於是打掃雞舍，讓庭院四處煥然一新。但被吩咐幫忙的賢卻鬧起脾氣來。

「賢，你既然不喜歡餵雞，為什麼又愛吃雞肉呢？」握著掃帚將頭伸進雞舍打掃的母親說。

「都是媽殺雞我才吃雞肉的。如果媽不殺雞，我才不會吃！」

……

在〈山茶花〉開頭，¹²藉由賢與母親的互動，賢的成長環境與好強個性被勾勒而出。位於山邊的RK庄是與平地、都會皆有所區隔的山村；「身子弱、個性孤僻，對於金錢毫無概念、沒有從商資質」（22回）的賢，與張文環小說的其他知識青年的性格具有高度的重疊性。前述〈父親的要求〉，以及〈山茶花〉與之後〈地方生活〉¹³、〈泥土的香味〉¹⁴，這一系列以台灣知識青年心路歷程為主題的作品中，主角皆為農村商家之獨生子、台北高校畢業生。如果

國基金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哈佛大學東亞系、蘇州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主辦，2005.06.18-20）。

12 本稿使用文本為《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2 台灣長篇小說集2 山茶花》（東京：綠蔭書房，2002），以下引用同書處不另說明，僅於引用處後註明回數。〈山茶花〉另有中文翻譯，收於陳萬益編，《張文環全集》（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2002），惟本稿中引用日文原作皆由筆者自行中譯，以達行文一致。

13 原作：〈地方生活〉，《台灣文學》2卷4號，1942.10。

14 原作：〈土の心〉，《台灣文藝》1卷3號（台灣文學奉公會），1944.07。

說「心不在焉，沒有金錢概念」、「愛鑽牛角尖」「只盼望他能求學問成為地方父母官」的是父母眼中已然長成的陳有義（〈父親的要求〉）；〈山茶花〉即是藉由成長過程的刻劃，由小說情節呈現知識青年賢性格的形成。賢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多在其童年即已出現：錦雲與娟分別為賢之表姊與表妹，未受過學校教育卻在父親教導下學會中國傳統漢文，「具復古與浪漫情調……不啻為女性的模範」（13回）的姊姊錦雲是賢傾慕的對象，而「愛逞強裝大姐」、「愛管閒事」的妹妹娟則與賢勢同水火（11回）。成績優異且背負家人「長大以後一定能當大官……戴上飾有一或二條金線的帽子」期待的賢（7回），順利成為RK庄首位中學生，繼之走向以帝都東京為頂點之教育體系。另一方面，總在班上與賢互爭成績高下的娟，卻因為不能參加畢業旅行而在公學校畢業前夕輟學。成為高校生的賢在返鄉度假時與長成的娟墜入情網，不被家人認可的這段戀情，在賢赴東京留學、娟家人為其定親之際終結，〈山茶花〉同時劃下句點。

即使在賢離開故鄉至R市、台北、東京求學之青年時期，〈山茶花〉的主要舞台仍是山村RK庄，對於理應在賢的精神成長上影響甚鉅的學校與都會生活，〈山茶花〉幾無著墨，而將敘述重點放在寒暑等假期中返鄉的賢之所見與變化。相對於空間的固定，〈山茶花〉中所流動的時間，除了農家慣習之春秋歲時之外，更為規律而顯明的是賢的學校作息。元旦、寒假、暑假，現代學校教育的行事決定了RK庄、以及包括賢在內的庄民被敘述的程序。固定而傳統的空間軸、流動而現代的空間軸交錯下成長的少年，〈山茶花〉是一部訴說知識份子面對傳統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變化的故事。

二、賢的矛盾

（一）故鄉與過去的追求

在成長求學過程中步步遠離故鄉，為模範生賢在踏出公學校之際即已注

定的宿命。然而賢「在都會待得越久……（中略）反而越想待在鄉下」（80回），¹⁵並時時以批判口吻評論象徵現代文明之都市風景。賢對故鄉的情感，展露於公學校修學旅行：¹⁶首次見識都會台北五光十色的賢，其印象並非「漂亮」而是「受到驚嚇」（30回），尤其強調都會商店與鄉下不同「向客人強勢推銷」，以及被都會的學童嘲笑「鄉巴佬」的見聞（30回）。而雖然在都會的風景大開眼界而「在自己村莊的車站下車時感到一陣幻滅的悲哀」，但賢對修學旅行的印象總結為「對於都會只覺得雄偉，不覺得眷戀；反而湧起了回鄉的安心落實感」。再觀其落實感起源於「前來迎接的父兄、姊妹的臉」、「夕陽將甘蔗田染上朱色、牛車揚起沙塵歸返庄內，所有景物皆一如往昔」（33回。底線為筆者所加，以下皆同）之處，可知賢所眷戀的不僅止於空間意義的「故鄉」，更在於故鄉與「一如往昔」的過去記憶之連結。賢屢次強調自己對於鄉村傳統的憧憬：「賢最為嚮往的是鄉下青年的婚禮。一想到結婚次日，全身粉紅色裝束的新娘就在廚房為了自己勤奮工作，連外頭趕牛青年的吆喝聲也明朗了起來」（42回）。賢少年時代對錦雲的愛慕出自於其所具之古典氣質，認為「與都會相比，賢覺得鄉下婦人無論是否受過教育，都深深執守古典慣習」（80回）。賢心目中的「故鄉」是為生長場所、過去記憶、古典慣習之綜合體。然而賢自身是否真如其理想中以傳統社會為惟一歸依？

（二）現代憧憬

最初為賢帶來現代文明氣息的，是公學校中的女老師。穿著飾有蕾絲長褲、吹口琴教唱「散步熱海岸」歌曲的女老師在賢眼中散發出「敏銳理智的光輝，宛如女神」，在這「偏僻鄉下學校」中不啻為「全村文明的開拓者」；女老師給賢吃的糖果「在舌尖融化後擴散甜美的香氣」後，使整個房間都「充滿了文明與幸福的空氣」（8、9回）。在殖民地時期的台灣，接受高等教育之年

15 「鄉下」為日文「田舍」譯詞。對於家鄉，〈山茶花〉時以「村」、「故鄉」、「鄉下」稱之。「田舍」在日文中作為「都會」相對詞，蘊涵貶抑意味；〈山茶花〉中以「田舍」稱RK庄以及RK庄民如娟為「田舍娘」時，即使未必全為貶低，但多含有對照於都市、現代文明之意味。故本稿統一以「鄉下」作為「田舍」之譯詞。

16 有如畢業旅行，但兼有修養身心增廣見聞的目的性，故保留原文。

輕女性成為職業婦女：女教師一事，本身即是現代文明的象徵之一。而賢所欽羨的女老師結婚對象——「戴著角帽」至東京學醫的大學生，更在對比之下讓賢察覺了己身的不足。公學校畢業後的賢所走上的，基本上是與女老師夫婿方向相同的道路，不僅在於這是條以帝國首都東京為頂點現代學校教育之路，更在於在求學過程中，賢不斷與他人相對化以確認自我位置，與建立獨特人格以成為真正「個人」的企圖。早自公學校時代「大家都怕校長但唯獨賢不怕，相反地他比誰都感覺得到校長的親切，也比誰都要尊敬校長」；女老師對於女同學特別嚴厲，僅支使賢為其跑腿，賢因此擁有至女老師宿舍吃糖果學歌唱之獨特「寵愛」經驗。賢與他人（此時為其他孩童）相對化的方式，皆強調自己偏屬於校長、女老師等在山村中異質的、現代的一側。而進入高校後，相對於出入風月場所的同學，賢則耽讀左拉小說等書籍，為了己身理念甚至不惜與學長發生爭論（79、80回）。藉由與旁人相對化以確認己身價值及定位的過程，首先明顯呈現於與表姊錦雲的關係之變化上。幼時在錦雲影響下耽讀三伯英台、陳三五娘等傳說軼事，並樂於與錦雲閒談才子佳人故事的賢，在進入近代高等教育體制後「逐漸產生孤獨感」（62回）開始覺得錦雲「畢竟是鄉下女孩」（49回），而拒絕錦雲閒談的邀約。加上不憚對己身個性中「孤獨」「憂鬱」「哲學家」部分的再三強調（79、97回），賢的成長與現代知識份子之蛻變其實方向一致。每逢假期即使回鄉，也只「盡日關在書齋中，連與父母都極少交談」的賢（77回），早與山村緊密相連的人際網絡與雞犬相聞的生活方式隔絕。賢曾對錦雲抱怨鄉村：「為什麼別人的事情就不能只是別人的事情別多管閒事呢？」（43回）在這宛如繞口令的話語中，透露賢對傳統密切之人際網絡的厭惡，因而生「與其進入中學不如到台北附近的大商店當店員，獨立自主還比較幸福」的感嘆（42回）。在逐步遠離故鄉的同時，賢雖為鄉下「一如往昔」的落實感著迷，卻無法忍受其兼具之緊密人際網絡，因而賢只能得出缺乏具體性的結論：「故鄉還是應該在鄉下」（76回）——實際生活可以在他方、但心靈故鄉則在鄉下，賢於都會與鄉下之間的迷惘擺蕩依然未曾獲得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賢所謂的故鄉已非直指現實中的RK庄，而是相對與都會、現代文明尚未滲透的原始場所。發現RK庄因巴士通車而逐漸開化、更

傳出娟與隨巴士而來的都市男子過往甚密的謠言後，RK庄不再具有使賢安心的力量，賢進而將目光轉向較RK庄更為近山、未開化程度更高的、山茶花盛開的部落，甚至在腦海中描繪「如托爾斯泰小說中般的田園生活」（100回）。至此可知賢的追求不在於自小生長的RK庄，而是能提供其「一如往昔」安心感、現代文明色彩相對稀薄的場所。本來「故鄉」對個人而言就不是理所當然的絕對存在；而是當現代文明與產業發達的浪潮將個人由出生地帶往城市之際，遠離了的「故鄉」與都市作為相對的概念同時為個人所認知。這種在自覺下的產物「故鄉」，因此並非絕對具體的存在，而是可以被構成、被講述而建造的。賢在逐漸邁向現代化都市之際，所眷戀並嘗試堅持的無非是一個具流動性、非實質的「故鄉」想像，其甚至可以因己身位置觀點的轉移而產生由RK庄到山茶花部落的移動。¹⁷正因賢所追求的並非特定場所的故鄉，而是具有流動性、有變化可能的意念，因此〈山茶花〉中所敘述的「故鄉」不僅是賢目光所凝視的地點，更可能寄寓在人際關係之中，其內實將在下節對娟的解析中討論。

（三）作者與賢的距離

在父親要求賢不只是讀死書，而必須擁有一項可供謀生的技藝時，賢與父親曾進行辯論。無法完全說服父親的賢選擇沈默，而父親則以為賢已接受便離去。但緊接其後者為「想辦法鼓勵自己的孩子奮發向上固然是好的，但在時機還未成熟之際就提醒孩童人生的苦痛則未必為佳，無寧對其有害。賢比其他孩童都要來的神經質、早熟或許也是這種家庭教育的產物。應該在有所自覺的情況下教育孩子，而非把己身領悟強加在孩子身上」（22回）。從這段絕非賢或賢父心聲、而是作者現身說法的文字中，可見作者欲與作中人物區隔，力求立場旁觀的企圖。然亦可看出作者對於在嚴厲家庭教育中長成的賢，寄予的毋寧是哀矜同情的眼神；甚至在賢未完全長成之際即以「神經質、早熟」評定其個性的口吻中，透露出作者與賢之間異於其他人的親近關係。作者的視線並非與賢的成長腳步平行，而是在與站在長成後的賢之近側，回溯賢的過去。

¹⁷ 參照成田龍一，《故鄉という物語》（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14。

但另一方面，即使作者站在長成後的賢近處，並能同理賢的性格，但對賢的行為感情絕非全盤肯定或耽溺於懷想。其呈現尤其在於對賢離鄉後，以學校習得之現代文明知識取得在故鄉人（鄉下人）前發言權威的描寫。

對於故鄉人來說，至都市就讀中學的賢本身即是現代文明的輸入者、代言人。與賢的對話總圍繞著「都會、西洋」甚至「發明」、「文明」（66回）；同時賢亦意識到村民對己身期待所在，因此在父親詢問賢於中學所學內容時，「爲了讓父親吃驚，賢當然選擇了理科、英語、數學」等科目（48回）。對於「將自己視爲大人」而前來談論人生問題的表姊錦雲，賢回答道：「總之妳的思考太偏差了。不過那也是因爲妳沒有受教育，所以思考才無法伸展、漸漸萎縮。雖然我也不太清楚，……不過這是一種叫做哲學的問題了。」賢先是以受過教育有無評斷錦雲，更在「叫做哲學的問題」的語氣中，顯示了吸取現代知識的優越感；然而在賢的言論中，卻看不見提出「哲學問題」的必要性，只見操作現代知識語言青年的空泛與傲慢。面對著傾聽己身話語的錦雲，賢卻在「看著眺望地平線的錦雲側臉」的同時，「思考接下來該說什麼」。賢抬出「哲學問題」卻必須時時停頓思考下一句，在與錦雲對話的短暫空白中，賢顯現了對己身言論的心虛，卻也透露藉由現代知識語言的操弄區隔己身與故鄉人的心理需求。更需注意的是緊接其後的敘述：

當時在賢的中學裡正流行哲學話語，一整群文學青年皆為其所苦惱不已。當然他們並不知道哲學為何物。他們只知道這是探索人生必要的科目，只知道研究哲學最終會因為在人生問題上迷路而招致自殺（62回）。

〈山茶花〉文本內部時間基本上順隨賢之成長而為順敘，即使出現回想過去情節，亦多為賢回想起生命中重要人物與情景：如溫婉的早逝表姊與帶來文明氣息之女老師；而不見賢對過去之己身的回想反省。因而在此處對「當時的賢」的敘述，絕非順敘時間中賢對己身的反省，而顯然是作者現身對賢的批判。作者先是以「當時」區隔出與賢的距離，更以「不知哲學為何物」「招致自殺」的尖酸口吻嘲諷了包括賢在內的一干「文學青年」。能看到面對錦雲時

「一副自己本來就是大人，自信洋溢」模樣，但卻只能用現代術語使錦雲瞠目咋舌的賢的可笑樣貌的，絕非少年或長成後的賢；這段刻意的距離因此區隔出賢與作者的位置。然而作者與賢的距離仍不同與作中其他人物；「當時在賢的中學裡正流行哲學話語，……他們只知道這是探索人生必要的科目，只知道研究哲學最終會因為在人生問題上迷路而招致自殺。」敘述輕狂的少年賢時略仍帶哀矜的嘲諷口吻透露了作者的認同與憐憫；而這樣的認同，在其他角色中並無法得見，此點由關於娟的描寫將可窺其究竟。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與主角之間幾不容分毫的距離或許正是研究者傾向將張文環小說人物視為其分身的主因。

三、娟的存在

（一）賢憧憬之投射

在賢的成長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女性，最早登場的是賢的表姊錦雲。「具復古與浪漫情調」、「彷彿白色山茶花或百合一樣溫柔」的錦雲直到出嫁前，在賢心中始終扮演理想女性的角色。而「愛逞強而剛烈」的妹妹娟則「像俗豔的紅色花朵」（17回），好管閒事的個性為賢所厭惡。然而這樣的關係卻在娟自公學校輟學，錦雲出嫁後產生變化。錦雲在賢反對下出嫁，婚後形象「由百合花一樣的嬌弱，變成盛開的鮮紅花朵」，性格上亦轉為現實的主婦「全身由金手環、金耳環到化妝，看起來極為誇張」。同時娟卻由與賢一爭長短的優等生，輟學後「努力求學的心志煙消雲散，成為在家幫忙、到野外勞動的女孩」。然而呈現農家女形象的娟，後來卻以在白色花朵盛開的田園中「採艾草的良家姑娘」形象與賢重逢。「像高尚典雅的花朵一般」清新的娟，更具有錦雲所無的知性，賢因此與娟墜入情網。錦雲與娟之間不僅在白色與紅色形象的互換，更在於錦雲曾在賢母生病時到家裡幫忙做菜洗衣，後來成為娟的工作。幼時「跟男孩沒有兩樣」強勢的娟，初次使賢覺得「有女孩的樣子」，竟是在看到她「認真工作」之際（50回）。

賢與娟長成後漸次交好之際，賢反復向娟訴說盼望其以過去的方式與樣貌

對待自己：「打起精神來，一如往昔！」（76回）、「我們再回到從前的樣子，和好如初」、「妳還是作從前的妳最好」（82回）、「我想念從前的妳」（83回）。而其原因在於娟雖長成風姿綽約，但她「一如往昔般具有壓迫性的聲音」可以「使賢非常懷念」（82回）；賢更要求娟「請妳一如往昔般對我說：賢!你這個笨蛋!」否則賢將「被所有人都討厭」（83回）。接受現代高等教育的過程中，賢孤僻、愛沉思寫作之特質漸次加深，高校就讀文科的選擇更不為村人所接受。自覺價值觀與故鄉人產生差異而進入都會生活，卻又無法捨棄對故鄉之憧憬眷戀的賢在徘徊擺蕩之際，重新「發現」娟的存在。完全原來賢之所以為娟所吸引，在於曾經是死對頭的娟身上的桀傲特質，具有使因村民的態度轉變，而自故鄉逐漸漂離、找不到原有自我的賢回到過往紮根的能力。賢所要求於娟的，除了長成後的娟重現「過去」錦雲的角色之外，更有身為兒時死對頭、能無視與賢之高材生特質而與賢爭鬧之娟的過往個性。加上賢眼中到自家廚房幫忙做飯的娟的身影，更與其自小夢想「為了自己在廚房埋頭工作的新娘」形象重合（42回）。可知對於賢而言，娟是為自己已失去的「過去」之化身，能抓緊往現代化世界急速飄去的自己的力量，娟的位置必須是固定的，僅朝向過去。

賢與娟幼時勢同水火，但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在學習能力、好強個性、對事情反應上卻完全一致。賢母以為賢與娟個性相同才會時常吵架，而「賢」與「娟」的日文發音甚至是一樣的（27回）。對於能獲得個人自由的都市，娟與賢一樣懷抱夢想。相對於錦雲嚮往與配戴「金佩劍、金肩章」之學校教師結婚，娟憧憬的則是「與大學生一同前往東京的女老師」，甚至在輟學後希望「請老師幫忙」，夢想自食其力像「東京的女性，即使做下女的工作也要上大學」（19回）。這樣的志向持續到長大之後，娟「開始對鄉下產生厭煩，一心想去城市。人在鄉下彷彿陷入沼澤，無法脫逃」；與賢相戀後娟更萌生「以當裁縫或產婆學徒的方式到都市去」之意，種種只因為可以「不再被束縛」（105回）。娟嚮往個人自由的程度絕不在賢之下，然而在都會中獲得己身自由的賢除了以「我到了台北之後，妳也來玩吧!」（76回）「我很清楚妳的感受」回應之外（105回），實際卻以「鄉下很好啊!出生在鄉下是我覺得自己最

幸運之處」(76回)試著打消娟的想法,要娟「打起精神來,一如往昔」,在鄉下等待自己。因為娟背負了己身所無法擁有甚至必須割捨的「往昔」,若娟離開鄉下,賢所聚焦於娟身上的憧憬亦將同時幻滅。對於賢而言,娟不過是映射己身情念的容器,娟奔赴城市追尋自由的想望——這同時也是賢娟之戀能得善果之惟一解決之道,就在賢邁向現代文明之路中被忽視、犧牲了。

(二) 一體兩面的賢與娟

《台灣新民報》在〈山茶花〉連載開始前,預告「〈山茶花〉是以樸素的本島鄉下為背景,以少年賢、少女娟為中心,從各種角度描寫其心理的發展過程」。¹⁸在這裡可看出〈山茶花〉之主角原不僅賢,應尚有佔同等比重的娟。賢與娟與幼時雖勢同水火,但無論優異之學習能力、好強不服輸之人格特質皆極為相近;且「賢」與「娟」之日文發音同為「ケン・ken」。「賢母曾說賢與娟個性相同,這可能也有道理,因此才常吵架」(27回)。在這句作者以旁觀者立場敘述的話語中,透露二人可以是同一人格的不同分身互為表裡,呈現在成長歷程中二種不同的方向與可能。

使直至公學校時代皆呈現相同特質的賢與娟,產生個性與命運差異的是一次娟缺席的公學校修學旅行。對於無法參加修學旅行而惱恨交加的娟,胞姐錦雲「去了以後一定會被取笑是鄉下女孩,一點意思都沒有。看了都會裡的漂亮小姐後,只會覺得自己很丟臉吧。我一想到那些女人驕傲的樣子就生氣」、「看了都會的美景後,再回到鄉下不是會很難過嗎?……我們女人還是要謹慎一些」的開導絲毫不見功效;未曾接受學校教育、不曾到過都市的錦雲對都會的批評,只是一種「真不懂妳為什麼那麼想去?我一點都不會想」(17回)的空泛想像。但對於娟而言至都會台北的修學旅行的意義,絕不僅在見識都會、遊山玩水而已。正如父親一度表現不想花費不必要的金錢讓賢參加修學旅行時,賢開始想像原為全班模範生的自己「成為落伍者的模樣」,於是出現「若無法參加,就再也不想上學了」的情緒(5回);在師長帶領之下前往異地開拓視野的秩序群體——修學旅行對賢與娟等學生而言,更是讓原本隸屬家庭單

18 〈新銳中篇創作第五篇 明後日より愈々連載〉,《台灣新民報》,1940.01.21。

由「現代」觀想「故鄉」——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

位、分散奔放的兒童個體進入現代社會體系，學習秩序進而被規範化之公學校教育的集大成。RK庄公學校的修學旅行，從交通工具—製糖會社私立鐵路轉縱貫鐵路到參觀景點—總督府、博物館，都是以統治力量所落實之現代化意義指標。賢等學童們在出發之際的心緒即是「情緒與景色都是往都會前進再前進」（25回），返家後與親友分享的是「火車機械的強大動力」（26回）、「嶄新的知識」（33回）……修學旅行對娟與賢等學童而言因此是自傳統邁向現代文明之重要關卡，通過這道關卡的賢自此進入高等教育體系、走向現代化進程；無法通關而在通往文明未來的路途中脫落、「被遺留的」娟，¹⁹只能帶著「恥辱」（37回）留在原地；賢與娟因此是同一人物在不同抉擇下，所形成的另一人格，因為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可能性而互相愛慕；賢於娟尋求己身所失去的「傳統」與「過去」特質，娟於賢尋求己身所不具的通往「現代」與「都市」的可能性，二人彼此互補、卻也因方向完全相反而無法結合。

（三）作者與娟的距離

公學校時代外出寫生，怕被超越的賢偷窺娟作畫，發現娟畫紙中呈現的並非一般的野外風景，而是「一枝雛菊唐突地豎立在正中，雜草散亂地倒在其後方」。善以取巧技法作畫的賢於是覺得「娟實在太拙於作畫了，雛菊哪有可能那樣高？」然此處緊接在後的的是娟方面的觀點：「但是在娟的立場，這幅畫其實表現的是自己的內心，別人根本不了解。這像是抒發悶鬱的塗鴉。她只是想讓總被掩藏在野草堆中的雛菊揚眉吐氣，只是以幫雛菊的忙的心情來畫。她因為心裡不開心，事實上是什麼都不想畫的」（14回）。將賢與娟對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應並列敘述，亦可見於賢自修學旅行返鄉後送娟禮物的第36回等處。此點顯示了作者對於娟的關注異於其他女性角色——〈山茶花〉中所出現、與賢的成長密切相關的女性角色雖不在少數，但相對於錦雲、表姐等以「像梅花」「像百合」「美麗」「溫柔」等形容詞描繪，唯有娟被賦予「清爽而可愛的娟眼睛鼻子都很端正」等具體五官形象。在〈山茶花〉初始構思中，娟不僅是眾多襯托賢之女性之一，而是與賢比重相當、人物形象清楚的設定隱然可

¹⁹ 〈山茶花〉連載14-19回小題。

見。然而概觀〈山茶花〉之整體樣貌，賢之成長為顯然為小說主軸，娟之成長卻看似只作為賢之對照組而存在。結尾處面對娟的求援，賢寄來割捨感情信件而離去，娟卻只能哭倒在床而無任何反轉情況之力。幼時好強而獨立的娟在長成、與賢交往後後，心理描寫逐漸減少、形象亦日趨模糊，娟成為片面承載賢夢想的容器。在賢與娟雙雙脫離童年後，作者之關注重點由賢娟並重轉而明顯偏向賢，此或肇因於作者無法完全掌握娟的性格與發展。

娟長大以後會變成怎樣的女孩呢？照這樣下去一定是嫁不出去的，想到這種個性，無可奈何的他不禁開始同情起娟了。既然娟做什麼都心無旁騖，也許讓她接受能更女性化的訓練也不錯。想到這裡賢鬆了一口氣，馬上將娟的事忘的一乾二淨了。……清爽而可愛的娟眼睛鼻子都很端正，許多人都誇她長大以後一定是個美人……但在賢的眼中看到的只是娟的傲慢。不過也許同年齡的賢的看法更能看出娟的本質也不一定。²⁰（11回）

在這段文字中，先是賢描述了對娟的想法，又馬上「忘的一乾二淨」後，作者繼而登場補充「她長大以後一定是個美人」等少年賢所不見的看法，然後以對己身觀點也存疑的「不過也許同年齡的賢的看法更能看出娟的本質也不一定」作結。在日文原文中，這使用「可能」與雙重否定的文句語氣充滿了曖昧不定。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相對於以自述、他人敘述及情節安排來刻畫賢的形象，比重僅次於賢、甚至為賢之分身的娟，作者卻在敘述語氣中顯露無法透視的心虛：也許賢的想法才是對的也不一定。連載前預告曾揭示賢與娟同為主角，但實際內容與預告不同的是，直至11回後對娟的描寫才逐漸增加，而娟的「心理發展」更要至15回，娟因不能參加修學旅行而輟學之後才逐漸加重。作者明顯地以賢的境遇為優先，與娟的距離日趨遙遠。作者與娟的隔閡更顯現在這原本應也是娟的成長故事中，面臨重要轉折點時，娟的心理狀況幾近缺席。成人後的娟何以愛上賢？原本說好「無論3年甚至10年」都要等到賢學成回來

20 原文：「或は同じ歳の賢の見方が娟の心を掴んで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ふ節がないでもないのである。」

由「現代」觀想「故鄉」——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

的娟，為何在家人為其安排婚事之際不採任何行動，而只是在婚約前夕寄給賢「你是相信我的吧！我現在煩惱至極……不是趁機脫逃就是一死了之了。幫幫我！暑假早點回來吧」等無濟於事的信函？接到賢所書之同樣無濟於事的回信後，娟只是持續「將頭埋在床上懊惱哭喊」，而這就是〈山茶花〉的結局——要娟忘記自己「去追求己身幸福」、東京留學中的賢；以及不知「脫逃嗎？還是自殺？」才好，不停哭泣的娟。應在全作中與賢同為敘述重心的娟在後半部分——亦即長成與賢相戀後，人物形象漸趨模糊、心理狀況亦不再如孩提時代般透明。成人後的娟，是如初始構想之作為具有個人特性的〈山茶花〉主角、抑或賢對「過去」的憧憬的載體？作者在娟成年後不再——或無法跨進其內心世界，遂偏向原本即位置相近的賢；為成就賢的學業及現代知識分子人格之形成，娟再度自本可能與賢同步的路程中脫落。

〈落蕾〉中因懷了遠赴東京留學的戀人骨肉，而被富裕婚家毀婚的女主角秀英，與娟一樣在小說中佔有一半的比重，作者卻無法為其安排結局，僅是暗示了死亡以求解脫的可能性。曾是知識青年追求自我之重要行動的戀愛，以及其象徵——女主角，是否始終必須被安排死亡以求「解脫」？在女主角消失、不再出聲之後，真正獲得解脫的是無力負責的知識青年，抑或無力轉圜，只能遷就知識青年立場的作者？

四、誰的〈山茶花〉？

凡是30歲以上的男人，一定都有在過年或出門旅行之際，母親或祖母為自己在脖子掛上象徵神明保佑的銀牌，感覺就像獲得勳章一樣喜悅的記憶。我認為這是令人非常開心的記憶。如今我想寫的正是這些；因此，這篇小說毋寧該命名為鄉下閒話，²¹但即使是在鄉下，卻又有時

21 原作：「田舍言葉」。「言葉」原本意指語言、詞彙等，但推察張文環原意應為「在鄉下所發生的事」，姑以此譯之。〈田舍言葉〉亦為以小說〈放浪記〉聞名之日本作家林芙美子之作品，惟描寫貧苦少女所經歷之諸段不倫畸戀的〈田舍言葉〉，與〈山茶花〉之間似無明確關連。

代之知識階級在其中活動著，因此將其名為山茶花。

這是《台灣新民報》在〈山茶花〉連載開始前夕，與預告同時刊出之作者張文環表明創作立場的〈作者的話〉。²²

與前引《台灣新民報》預告內容：「以樸素的本島鄉下為背景，以少年賢、少女娟為中心，從各種角度描寫其心理的發展過程」對照之下，張文環〈作者的話〉中除卻「鄉下」與預告一致，其他並未出現對小說人物、背景情節的構想描述，所有的僅是重複出現的「記憶」字眼，以及張文環對「掛銀牌」記憶本身的陶醉。男性掛銀牌的單一畫面如何與長篇〈山茶花〉產生連結？從這段思緒略嫌跳躍的〈作者的話〉中，或可一窺張文環之創作模式與動機。

若如張文環所述，掛銀牌原為孩童「過年」或「出遠門」之際，長輩為求其平安而向神明祈求庇佑的儀式。無論是「過年」所示之增歲添壽，或「出遠門」所示之獨立離家，掛銀牌都是成人認同孩童成長的象徵。作為描寫賢由公學校學童至留日大學生過程的小說，「成長」確實為構成〈山茶花〉之重要主題。²³然需注意的是，「掛銀牌」畫面卻是遲至連載第24回的「開眼（5）」中，參加畢業旅行的賢出發當天，母親從香爐上拿下觀世音與帝爺的護身符為賢戴上才出現。本來賢欲參加公學校畢業旅行一事，早在連載第4回中即已登場——父親原為節省花費而阻止賢參加，但在賢力爭之下應許；從第4回到第24回間的20回，內容在描寫賢的校外寫生，途中所引起的對早逝表姊、女老師的回憶，錦雲、娟姊妹與賢的關係，以及娟因不被允許參加畢業旅行而賭氣退學等情節。即使不算娟的部分，對於早逝表姊、女老師、以及與叫賣芭樂之阿秀的互動等描寫，篇幅繁多且皆嚴重偏離畢業旅行的重要軸線。早逝表姊以及女老師的出現，都是賢在前往寫生途中因所見情景而「偶然」「任意」勾起的回憶。且自賢到校、校長宣布至野外寫生到真正開始寫生，作者共花費6-13回共7回的篇幅。對這些「偶然」被勾起部分幾乎是不加節制的開展與描寫，即

22 張文環，〈作者の言葉〉，《台灣新民報》1940年1月21日。

23 陳建忠在〈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論張文環小說中的「成長」主題〉（「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3.10.18-19。）中曾就〈山茶花〉中賢的成長主軸加以討論。

是造成張文環小說之構造鬆散不均衡的最大原因。本來張文環就不是善於鋪排構造、思慮緻密的作者，舉例而言——與同為《台灣新民報》連載之阿Q之弟〈可愛的仇人〉的章回分節相比，〈可愛的仇人〉在一回完結處常置入懸疑或高潮以吸引讀者繼續閱讀，而〈山茶花〉前後章回卻常顯現不自然的分隔（如第9-10回間等）；從此或可推測張文環在〈山茶花〉連載期間，應為一次寫出連續悠長篇幅，再交予編輯者或自行編排回數。²⁴在張文環的寫作習慣上，其好友藤野雄士的〈關於張文環與《山茶花》的備忘錄〉²⁵是關於〈山茶花〉少數之同時代評論篇章之一。其中言及張文環「悠然自適、愉悅地專注面對素材，或者說像要開始從容料理的自信」是藤野本身最為欣賞的部分。針對張文環對「素材」的處理，同樣來自日本內地的評論家竹村猛在1942年言及張文環的創作方法為「在收集素材進自己的筆記本時已發揮作家特具之眼力」，因而在創作之際即「將筆記本內容直接排放到各個主題——說人物可能更恰當——而完成其作品」；總之「在將素材納入筆記本的階段，他已經充分經歷了作家必然的苦思。因此真正面對作品之際，他反而不覺得有重新整理筆記本的必要」；也正因這樣的手法，才讓讀者產生「手拙」的印象。竹村猛形容張文環處理素材的動詞為「直接排放」（日文原為「排泄」），點出其不假剪裁「傾瀉而出」的特性。無論是欣賞張文環之專注凝視素材，或憂心張文環在眾多素材中迷走，綜合藤野雄士與竹村猛之言，可知對於「素材」的陳列確為張文環文學中之特徵；然竹村猛也同時點出，張文環在創作之際往往輕忽了「整理」素材的手續，因此使讀者不易看出作品脈絡。

只重「素材」的呈現而無視作品構造，這樣的缺陷於張文環短篇中即時常出現，最明顯的例子是〈部落的慘劇〉，²⁶前半部份以童養媳為中心，描述其與養父母之和樂相處及與未來夫婿、村中青年間的三角關係，後半部份卻為村

24 但以〈可愛的仇人〉對照〈山茶花〉的連載方式，恐將涉及1935年與1940年間《台灣新民報》的文藝面經營理念與編輯方針的變化問題；張文環為〈可愛的仇人〉和文版譯者，在初次執筆寫連載小說之際，應有意識到〈可愛的仇人〉存在的可能。李進益在〈張文環《山茶花》創作前後的相關問題〉，《國立花蓮師範學院通識教育年刊》2期，2004.12，一文中言及翻譯〈可愛的仇人〉對張文環創作〈山茶花〉可能帶來的影響，然在使用資料以及推論方法上尚有進一步論證的空間，關於此一議題可待他稿論之。

25 原作：〈張文環と「山茶花」についての覚え書〉，《台灣藝術》，1940.05.01。

26 原作：〈部落の慘劇〉，《台灣時報》260號，1941.09。

中古老傳說的敘述，前後幾可拆開為兩篇；而前半部份後來又發展成另一篇小說〈媳婦〉，²⁷同樣的童養媳情節亦可在戰後長篇《滾地郎》²⁸中出現數次。可知張文環對於其偏好之事件素材，在使用時之忘情縱性甚至可能影響整篇作品的結構，亦不憚於重複使用。再回頭看張文環連載前之〈作者的話〉：「凡是30歲以上的男人，一定都有在過年或出門旅行之際，母親或祖母為自己在脖子掛上象徵神明保佑的銀牌，感覺就像獲得勳章一樣喜悅的記憶。我認為這是令人非常開心的記憶。如今我想寫的正是這些。」「我們不相信寫不出能反映我們生活的文學，但這同時也是需要讀者的大力支持。在這點意義上，我希望這次的小說是與讀者的共同作業，但並不是說我就會時時意識到讀者的存在。事實上，可能我在寫的時候根本沒有顧慮到讀者……（後略）」。²⁹張文環偏重個別素材的呈現，而輕忽情節結構的筆法，使以長篇形式問世的〈山茶花〉顯得散漫蕪雜。特別是在賢的童年時代，被以「梅花」、「公主」等形象襯托出的「溫柔」而「美麗」卻早逝的表姊（7回），與「宛如古代的公主」、「楚楚可憐」「精通漢文」的錦雲（13回），在同為具傳統美德、溫婉的古典美女層面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對早逝表姊的部分因此顯得多餘。在間隔甚短的二回間描寫同質性甚高的二名人物，其中果然不見作者對讀者與作品結構的「顧慮」，而是作者亟欲「直接排放」素材的「欲望」。

但這樣跳脫而非連貫的寫法，卻同時正使長篇〈山茶花〉成為一段段「記憶」的綜合——記憶原無固定條理可言，由人對過去片段擷取而成——重點在於，〈山茶花〉中所呈現的是「誰」的「記憶」？而「記憶」呈現的意義又在哪裡？

〈山茶花〉連載完結後，被視為1940年台灣文壇最大的收穫之一。1940年末《台灣藝術》雜誌上所刊載之〈回顧昭和十五年之台灣文壇〉³⁰中，論者多言及〈山茶花〉的成就如：

27 《婦人畫報》37卷8號，1943.08。

28 東京：現代文化社，1975.09。

29 張文環，〈作者の言葉〉，《台灣新民報》，1940.01.21。

30 《台灣藝術》1卷9號，1940.12。

郭水潭：新民報中張文環的〈山茶花〉為最大收穫。

陳春德：張文環在今年春天造成轟動的長篇力作〈山茶花〉……（後略）

林精鏐：要談昭和十五年的收穫，我首先就會舉出〈山茶花〉……（後略）

北原政吉：山茶花（張文環）……（中略）等作品為足可提高本島向來文藝水準的佳作。

而《台灣藝術》雜誌同號之〈台藝評壇〉中言及「昭和15年的台灣文壇，在許多意義上都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因為不僅「文藝雜誌浩浩蕩蕩先後登場」，「新民報學藝欄中張文環之連載小說〈山茶花〉獲得了壓倒性的佳評」；〈台藝評壇〉這段年末回顧，不僅點出1940年的台灣文壇在《文藝台灣》、《台灣藝術》、《台灣》相繼創刊下打破1937年廢止漢文欄後的文藝界的沈寂，更顯現出〈山茶花〉在台灣文壇重開新局之際，為文藝界相關人士所重視的程度。但最能說明〈山茶花〉受歡迎實況的，莫過於當時台北甚至因此而出現了名為「山茶花」之喫茶店一事。³¹〈山茶花〉何以打動讀者的心？林精鏐在前引〈回顧昭和十五年之台灣文壇〉中盛讚寫作〈山茶花〉之張文環的真摯態度，更提及其「輕快的筆致甚為流麗，所描寫之農村純樸少女的愛情故事，更不禁讓我想起自己少年時代青澀的記憶」；而呂赫若也曾言及讀到〈山茶花〉「開頭所描寫的雞感染流行病、麻雀喝醉酒這些畫面，台中人都捧腹大笑」。³²無論是回想起少年時代的林精鏐，或因村童純摯表情而觸動的呂赫若，〈山茶花〉所開啟的顯然是一扇通往「共同情感」的記憶之門。³³從山村的傳統行事到對女子之古典從順特質之讚美，「記憶」的書寫之所以動人，在於必然訴諸於過往（不再）時光的美好。林精鏐在〈山茶花〉中看到是「自己少年時代青澀的記憶」，呂赫若看到的是幼時觀察世界的稚氣眼神。隨著成長與升學，注定與故鄉漸行漸遠的賢不斷吐露對「一如往昔」的渴慕，然而賢心之所寄的並非皆為親身所見所聞的「曾經」，更有存在於書籍與想像中的遙

31 真杉靜枝，〈新銳台灣作家紹介〉，《週刊朝日》39卷27號，1941.06。

32 呂赫若，〈想ふままに〉，《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05。

33 附帶一提的是，這「共同記憶」是屬於男性的；張文環在〈作者的話〉中說的是「30歲以上男人」掛銀牌的記憶，在〈回顧昭和十五年之台灣文壇〉中盛讚〈山茶花〉的是男性文人，甚至名為「山茶花」的喫茶店本身就是男性之社交場所。

遠世界：「文人需徐行，武人則需虎虎生風，那氣勢必須要能吹落桌上的水杯」「女性應該要溫恭和婉，結婚前不與男性交談，貞潔為首要條件。遵守呂雲正故事中，一旦秘密為男性所知，無論其地位何等貧賤，都必須從其為夫的教訓」（80回）。賢投射於山村生活與娟身上的，對於過去、傳統的戀慕其實想像與經驗揉雜，「虛」「實」不分，因此充滿了不確定。

賢對傳統人倫價值與生活方式的的憧憬，只能在民俗傳說、童蒙教本的層次中想像；以對娟的愛情為具現的，對「一如往昔」的希求，其「往昔」因此並非存在於賢的具體經驗中，而是缺乏明確時間界限，宛如童話中千篇一律的開場：「好久好久以前」。此般內容渾沌曖昧的過去憧憬，或許更因其無固定、具體所指，反能進入讀者個別互異的「記憶」因而成為眾論者交相讚譽之1940年文壇代表作。

〈作者的話〉中亦透露〈山茶花〉不僅是對鄉下情景的素描，更有「知識階級」的活動，因此方以「山茶花」命名。³⁴「山茶花」與「知識階級」是否存在必然關係？這段文字在〈作者的話〉中與前後文皆乏因果關聯，甚顯唐突，「鄉下的知識階級活動」之所指亦不明確。但欲突顯己身作品與「知識階級」關係之意圖，亦可見於〈父親的要求〉中，在簡單描述主角陳有義家庭背景及孤獨特異個性後，作者突如現身說法：「事實上我原先想把這個故事命名為〈少爺〉，但如果真是少爺的話，他用錢也太過吝嗇，看世界的眼光太過天真，不明瞭世間苦難。所以我認為他不過是台灣知識階級中的一人……（後略）」。³⁵即使不曾明確指出校名，但自陳有義與賢甚至〈地方生活〉的澤、〈泥土的香味〉的吳清輝之教養、同儕、考高校時之困難度來看，其出身皆為

34 柳書琴在〈從部落到都會：進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從〈山茶花〉論張文環故鄉書寫的脈絡〉（《台灣文學學報》3期，2002.12）中曾考察「山茶花」為張文環作品中對鄉間的象徵，此一觀點證之〈山茶花〉內容亦得成立；但從此處〈作者的話〉中張文環卻又呈現了「鄉下的知識階級」的不同意圖。巫永福亦有同名小說〈山茶花〉（《台灣文藝》2卷9號，台灣：台灣文藝聯盟，1935.04），但與張文環〈山茶花〉並無直接關連；巫永福〈山茶花〉描述東京台灣留學生之間一男二女之三角戀愛，對其人物形象分析可參見拙稿〈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における「女性」イメージの機能性〉，《日本台灣學會報》7號（日本：日本台灣學會），2005.05。

35 《台灣文藝》2卷10號，1935.09。「少爺」原作「坊ちゃん」，夏目漱石同名作品，但〈父親的要求〉與其關係並不明確。

由「現代」觀想「故鄉」——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

當時台灣唯一的高等學校——設立於1922年之台北高等學校無疑（以下略稱「台北高校」）。³⁶「台北高校」為戰前日本全土共35校之高等學校之一，因亦於內地舉行入學考試，每年進入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之畢業生眾多，且以校風開放而有「台灣自由主義的聖地」之稱，為當時台灣首屈一指之高等學府。對照張文環本身於日本岡山就讀中學，僅於東洋大學專門部在學一年的學歷，³⁷其筆下主角皆出身台北高校顯非其自身經歷的投射，而是有意識的設定。即使〈父親的要求〉與〈山茶花〉皆因各自特性而無以達成使命，³⁸但張文環使作品成為台灣知識階級人物形象之反映的意圖顯然可見，也因而使〈山茶花〉產生作為台灣知識階級成長史被閱讀的可能性。

五、結語——給內地人的訊息？

〈山茶花〉亦可視為張文環的半生自傳。他曾希望能使更多生於內地的青年閱讀此作品。事實上，來自內地的人們最想知道的，莫過於今日在台灣從事文化工作、在這裡土生土長的知識分子的成長過程。張文環的這部作品，不僅能作為他們的良好讀本，更是對於想更深入了解台灣之情感與意志的各地方人們而言，不可或缺的好書。

在這段前文多次引用的藤野雄士文中，揭示〈山茶花〉寫作之際張文環欲使來自日本內地者更了解台灣知識份子之精神成長史的意圖。³⁹或許這也可以

36 日治時期台灣尚有另一所高等學校——台北帝國大學予科，但遲至1941年方設立。

37 自「張文環先生略年譜」（張良澤編，《張文環先生追思錄》，遺族私家版，1978）及「張文環先生寫作年表」（張恆豪編，《張文環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以來，「張文環於1927年赴日、進入岡山中學。1931年進入東洋大學文學部」幾成定說。然戰前日本並未存在所謂「岡山中學」，可能產生此誤稱者惟有岡山縣頂尖學府之岡山第一中學或岡山第六高等學校。然據筆者於岡山縣考察結果，此二校之後身所存學生名簿中皆不見張文環姓名。另一方面，據東洋大學野間信幸教授於東洋大學考察，《昭和5年度東洋大學一覽 專門部倫理學東洋文學第一部 乙第一學年》中記載張文環姓名，但翌年（1931）後則不見（2003年11月22日，野間信幸於「東京台灣文學研究會」報告，未公開）。張文環之詳細學歷不明之處甚多，仍待考察。

38 〈父親的要求〉更涉及留日台灣青年與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的關係，將以他稿論之。

39 藤野雄士，〈張文環と「山茶花」についての覚え書〉，《台灣藝術》，1940.05.01。

解釋作者需要設定同質性甚高的賢與娟二人做為主角的原因——分別自男性與女性的角度來看個體命運與台灣社會變動的關連。寫賢父之日常讀物——「因為是講古時候事情的書所以鄉下人稱之為古書」（48回）、寫錦雲婚事時對「婚仔」作法的描寫（56、57回），〈山茶花〉確實存在對於本島讀者而言說明過剩，但可成為內地讀者認識台灣資料的描寫。但這樣的段落並不為多，且〈山茶花〉中男主角因求學問前途而捨棄戀人的故事主軸，亦可以是跨越空間的普遍性題材。另一方面除了藤野雄士文章本身，幾乎看不見內地人受〈山茶花〉觸發、或因而對台灣本島人有進一步理解的評論感想。前引《台灣藝術》之〈回顧昭和十五年之台灣文壇〉⁴⁰中，內地出身之評論者即使意識到〈山茶花〉的存在，但反應多是「沒有看過但很想看」等簡單到近乎應酬性的文字。不僅如此，同時是〈山茶花〉連載時插畫作者的陳春德，也表示出對〈山茶花〉即使大受歡迎，但卻鮮見具體評論分析現象的不滿。〈山茶花〉廣受歡迎卻缺乏評論，也許正因為作者張文環太過貪心——書寫訴諸情感面的台灣人共同記憶之同時，還想使〈山茶花〉成為內地人認識台灣的教材。情感與事物面的調和原非易事，更因為張文環本就不是能忠於某既定理念而寫作全篇的作家。上述竹村猛評論中所提及其急於「排放」素材的特性，讓個別讀者從張文環作品中所看到的，竟可能迥異於作者初衷、甚或其他讀者的感悟。林精鏐的青澀戀情，呂赫若的農村風情，藤野雄士的張文環半生自傳、認識台灣事物及情感面讀本。溪邊捉魚、林中拾柴的孩童，山村特有的濕涼空氣與四季天光、早熟少年的細膩心思……個別素材的描寫為張文環作品中最為出色動人之處，然而縱情於個別素材而自主軸偏離卻同時為其致命傷。⁴¹短篇作品中或許還有轉回主題之餘，但長篇作品就可能顯得散漫不一；〈山茶花〉中可以看見作者張文環試圖與作中人物保持距離的努力——或許為了成為內地人認識台灣的讀本，而必須力持客觀——但終究無法避免偏往知識青年賢的方位，甚至破壞了作品結構的均衡。

在目前僅見可稱之為〈山茶花〉評論的文章中，其重點也不在作品本身，

40 《台灣藝術》，1940.12。

41 〈藝姐之家〉發表後曾有女性讀者表示對張文環同情藝姐處境的肯定，但張文環本人卻答曰這完全不是其創作意圖，希望讀者別誤會。

由「現代」觀想「故鄉」——張文環〈山茶花〉作為文本的可能

而是張文環的人格特質——〈山茶花〉使藤野雄士「胸中莫名的鼓動起來，甚至高昂到喉頭」的原因是「張文環那悠然自適、愉悅地專注面對素材，或者說像要開始從容料理的自信」，「生於台灣南部重人情義理農家……在清淨的田園景色中度過少年時代的他，擁有健康的體格，以及南部人特有不假修飾的真誠」。⁴²呂赫若看到〈山茶花〉中詳細呈現了張文環「在高大身軀中隱藏的纖細神經，細膩的感性、羅曼蒂克」的特質，〈山茶花〉的成就是「山村長大」的張文環憑著「生命力、體內奔騰的熱血、浪漫、天才」達成的。⁴³張文環作品被視為其真實生命歷程的反映早在日治時期即有跡可循。但去除張文環的「好人」特質後，其作品是否不再有被評價的可能性？將文學作品等同於作家個人或台灣社會的「傳記」，難道即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終極目的？



42 〈張文環と「山茶花」についての覚え書〉，《台灣藝術》，1940.05.01。

43 呂赫若，〈想ふままに〉，《台灣文學》創刊號，1941.05。

參考資料

一、原始資料

- 《新文學雜誌叢刊》（台灣：東方文化書局復刻，1981）。
- 張文環，《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集成2 台灣長篇小說集二 山茶花》（東京：綠蔭書房，2002）。
- 張文環，《地に這うもの》（東京：現代文化社，1975）。
- 張恆豪編，《張文環集》（台灣：前衛，1991）。
-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日本統治期台湾文学文芸評論集》（東京：綠蔭書房，2001）。
- 張良澤編，《張文環先生追思錄》（台灣：遺族私家版，1978）。

二、研究論文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初版，2003再版）。
- 垂水千惠，《呂赫若研究》（東京：風間書房，2002）。
- 成田龍一，《故郷という物語》（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
- 食野充宏，《張文環作品論「山茶花」の構造》（東京：東京大學文學部中文研究室學士論文，2000）。
- 柳書琴，〈從部落到都會：進退失據的殖民地青年男女——從〈山茶花〉論張文環故鄉書寫的脈絡〉，《台灣文學學報》3期，2002。
- 陳淑容，〈開眼看世界——張文環《山茶花》的認同之旅〉，「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第三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宣讀論文（蔣經國基金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哈佛大學東亞系、蘇州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主辦，2005.06.18-20）。
- 陳建忠，〈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自畫像：論張文環小說中的「成長」主題〉，「張文環及其同時代作家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國家台灣文學館、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台灣文學系主辦，2003.10.18-19）。